三味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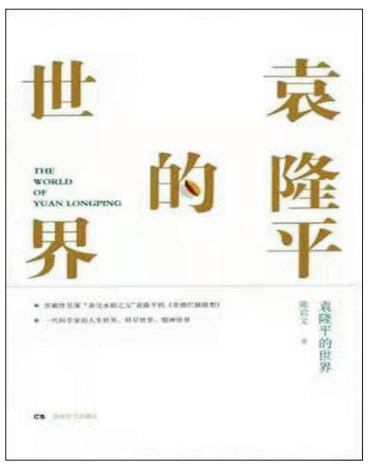
人间粮食 天下大命

——读陈启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

鲍静静

袁隆平题材的图书有几十种，几乎每本书刚出版就过时。许多出版人感叹：我们每次竭尽全力，感觉已经接近了袁隆平，但每次与真正的袁隆平的世界还有距离。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关于袁隆平的第12本书。

袁隆平90多岁时，还在攀登高峰。笔者很想从书中探究支撑他一生“爱、创造与超越”的动力。《袁隆平的世界》，包括《人就像一粒种子》《隐秘的地平线》《神奇的发现》《追逐太阳的人》《第五大发明》……《人类的福音》《还原袁隆平》等十三个章节，追溯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家族谱系，记述了这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在童年时获得的母爱熏陶。



母亲会在夏夜乘凉时讲中国故事或安徒生童话，方式独特。比如讲完狐狸故事后提问：狐狸是聪明呢，还是愚蠢呢？她不给答案。袁隆平通过思考对狐狸故事有了体悟：人不能没有目标，也不能贪心。否则，再聪明也没用。

母亲不是农人，却深知稼穑的艰辛，她曾带袁隆平拜谒神农洞；在饥荒年代，她把口袋里仅剩的两角钱送给乞讨的耍猴人；她怕娃吃苦，对于袁隆平学农的选择，并不赞成，即便如此，最终还是选择了尊重与放手；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讲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她教袁隆平读尼采的诗：“人类唯有生长在爱中，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凡具有生命者，都不断地在超越着自己。而人类，你又做了什么？”

袁隆平长大后，为世界反饥饿作出巨大贡献。关于饥饿体会，笔者在读阎连科小说《日光流年》时深有感触。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与饥饿作斗争，人们挖野菜、捡蚂蚱、捉老鼠、捕乌鸦，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村主任司马笑笑为了节省粮食，还将27个残疾娃的生命遗弃。向死而生具有反讽意味，然而不得不承认，饥饿对于生命的折磨与人性的考验确实存在。“没有任何痛苦可以超过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没有任何命题能大过民以食为天”。人间粮食，天下大命，这是一个世界性、人类性的永恒主题。

袁隆平穷其一生帮助人类远离饥饿，荣誉和争议却同时伴随着他。在《袁隆平的世界》中，作者陈启文将“杂交水稻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逆天之行”“杂交水稻光强调产量，忽略质量”等质疑列出，袁隆平作答。面对误解与偏见，袁隆平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无论别人怎么兴风作浪，他早已有了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淡定与从容。但有一点他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科学。”

袁隆平的成就让人高山仰止，而探索过程却是枯燥乏味的。几十年在田间、地头、实验室几点一线，没有太多吸引人的故事，要写好很难。《袁隆平的世界》一直被认为是最好的田园调查。

作者陈启文说，袁隆平的世界很大，大到享誉人间，跨越时空；他的世界很小，其实就在高温下的稻田里，在一粒种子里，更在人心里。他永远不会忘记写《共和国粮食报告》时与袁隆平的那次相遇：一个身体几乎弯成90度的老人，脑袋在潮湿闷热的稻浪里时起时伏。报告文学写作历时两年，陈启文一直追随着袁隆平的身影，马坡岭、安江、雪峰山、北京、海南、安徽……袁隆平在前行，陈启文在追寻。为了了解杂交水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现状，他在菲律宾稻田里跋涉十多天；为了懂得杂交水稻技术，他跟着袁隆平走入稻田，感受烈日下的稻花飘香和热浪滚滚。陈启文认为，此次创作是修行，围绕着世界顶级的战略性农业科学家、中国的平民科学家，不为列传，只为还原真相。

《袁隆平的世界》与同类书籍相比有突破。首先，对袁隆平的科学研究、心路历程进行了中国式扫描，从而了解袁隆平不仅是“杂交水稻之父”，也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其次，本书将杂交水稻原理讲透了，将文学表达和科学参数进行了有机结合；再次，本书为时代发声，立场鲜明，哪怕是对过去事件的叙述，采用的也是当下视角。

总之，这是一部向袁隆平院士巨大成就致敬的报告文学，能引领读者走进他的人生世界、科学世界与精神世界。

品 鉴

没有谁生来懂得如何为人父母

——鲁引弓长篇小说《小痛爱》读后

孙建宁

长篇小说《小痛爱》中有这么一句话：“不懂的地方，要尽量搞懂。否则，一点点堆积起来以后就会跟不上的。跟不上，怎么考好学校？考不上好学校，以后怎么找工作？”……《小痛爱》是继《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后，鲁引弓创作的又一部聚焦幼儿“爱的教育”之力作。在这个裂变时代，童心之伤，需要爱的陪伴。“教育是植根于爱的。爱就像一杯营养液，若心里的海绵小时候没吸透，长大了也有情结使然”。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结呢？很显然，人生进程中并不仅仅只是孩子处在成长期，其实家长也要更好地学习适应社会需求，处理好家庭关系，以及为人父母自身的各种需要，因为没有谁生来即懂得怎么去成为一名好家长。当然，现代社会的父母并不好当，除了沉甸甸的责任，更需要直面各样压力，需要提高自身能力，还需要不断增强意志力。

在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孩子除正常上学外，参加辅导班已然成为常态，甚至于不学不行。如此这般，家长、孩子乃至学校（幼儿园）的老师，难免出现焦虑情绪，大家对知识的渴望近乎“白热化”，生怕落后于人。

书中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伊伊，是开瑜伽馆的杨兰与前夫李良生所生大女儿，她不会做某道算术题而其他同学会做，因为其他同学在外面培训过。她告诉父亲，“好些同学，数学班是报了三四个的”。作为单亲爸爸的李良生，工作生活很不如意，可他还是想着多加班赚钱，为的是让女儿能报名参加辅导班……在我看来，《小痛爱》不仅仅关注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涉及了中年人的职业危机感等。在这个时代，“生活就像过山车”，李良生经历跳槽、下海、离婚……兜兜转转，滋味多般。

而杨兰的妹妹杨慧伦为调剂到学区房，似乎全然不顾血缘亲情。是不是真是如此？或许并不是读者一开始所理解的那样。身为心理学博士的杨慧伦，为了孩子当起了全职太太，既要为大宝星星的小学入学操心，又要做好二宝嘟嘟的养育。再来看姐姐杨兰重组后的家庭也不省心，她需处理好多方关系，无论亲生、继养，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不得罪继女，当然也不能委屈自己与前夫所生的孩子。

此外，书中还涉及老年人养生话题。比如有的独居老人，为购买“健康保健”而上瘾，这是个老套路。其实一些老年人，并非没有文化，也不是毫无戒心，买保健品可能出于一种内心需求？可当他们一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又不想让亲人看到自己内心的犹豫和软弱。不仅仅孩子需要爱，老年人也需要来自亲人的关爱与呵护。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孩子是家里的宝贝，是家长的心头肉，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晚辈、长辈的教育理念肯定存在差异。生活的点点滴滴，需要直面，有时候难免一地鸡毛，不可收拾。当遇到问题时，为人父母者切不能乱了方寸，更不能缺失对孩子心灵上的关注与呵护。《小痛爱》里，还在上幼儿园的5岁小男孩牛牛患有多动症，孩子的妈妈可以给牛牛换保姆，但没法给他爱。看上去像极“小大人”的牛牛，被称作“皮大王”，经常会惹事，弄不好还动手打其他小朋友，为此大人很是头大。然而，牛牛最喜欢父亲给他讲故事，在听故事过程中，他就能够坐得住。爱与陪伴就是最好的治愈吧。

孩子是花朵，在充满阳光的环境中，在“爱”之营养液的浇灌下，才能长得健康、开得美好。

家常话里看春秋

——《上海闲话》谈略

蔡体霓

最初以为日常说的闲话没有啥来历，不会去在意它。看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的薛理勇所著《上海闲话》这本书，才觉得上海闲话里有不少讲究与出处，从中看到一地的历史背景与民间生活的情境。同时，方言也是打开地域文化的一扇窗。

人们耳熟能详的“石库门”一词，在上海话里出现的频率较高。我从前亦在沪上老城厢的石库门里成长，因此更感亲切。近代上海最常见的这种里弄居民住宅名称，来源无统一的说法，一般认为，这种建筑的正大门以条石做门框，与中国的传统民宅样式有很大的差异。沪语中把用一种东西包套或收束另外的东西叫作“箍”，如“箍桶”，于是这种用石条“箍”门的建筑被叫作“石箍门”，后又讹作“石库门”。上海的石库门住宅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这些住宅大多被建成排联式的石库门里弄住宅。

而为了迎合中国传统的家庭居住形式，石库门除了部分设计模仿西洋排联式住宅外，其布局大致仿江南普通民居。进门后为一天井，天井后面为客厅，上海人叫“客堂”，之后又是后天井，后天井后是灶间和后门，天井和客堂的两侧分别为左右厢房。二楼的布局基本与底层相近，唯灶间的上面为“亭子间”，再上面是晒台。一般把1926年前建造的称为“老式石库门”。我曾经居住的石库门建于1923年，客堂之上的前楼位置最佳，朝南。儿时，我在晒台上搭小花坛种过丝瓜，夏日里，绿茵茵的，可给朝东的厢房遮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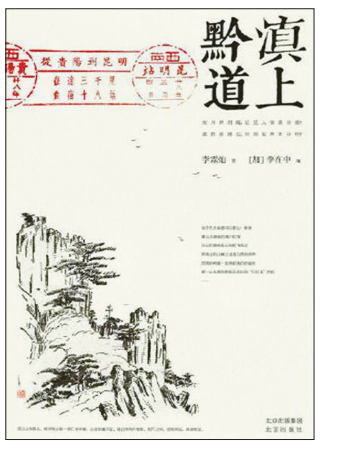
对于“下饭”一词，书中标明是江浙方言，即吃饭时的菜肴。上海的宁波人很多，宁波人在招待客人时常讲：“下饭呒交，饭要吃饱。”意思是：菜肴不丰，但饭可吃饱。此乃客气话，据作者的考证，“下饭”见于古汉语中。明朝李翊是江苏江阴人，他在《戒庵老人漫笔》卷六“俗语语时”中收录了江阴的一条方言俗语：“烧炭用柴，必横柴而坚炭；煎浆下饭，须热饭而冷浆。”这里的“下饭”就是菜肴。还有明朝何良俊是上海松江人，在《四友斋丛说》中说及在北方与人上馆子：“我南方人吃不得寡酒，须要些下饭。”故“下饭”是江南方言中特有的词汇，不过，宁波方言中使用较为普遍。

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游戏，也在《上海闲话》里体现出来，如“造房子”就是儿童游戏。一般认为这是世界各民族均有的游戏，但各民族“造房子”的形式有差异。上海“造房子”的游戏形式有多种，通常是：在空地上划出一个长方形的游戏场地，市区里一般以上街沿方块水泥板为格子，这样的游戏场地被划成若干个小方格，并按顺序编上号，在最后一格划上“井”字格或“米”字格，每小格内任意写上数字，这是用来计分的。参赛者先将一小石块或其他物件掷入第1格，人以单脚跳入第2格，这是有规则的，进入游戏后，另一只脚不准落地和做任何动作。书上说，该游戏大多在女孩中进行，男孩也可参加。其实，当时弄堂里小孩子不分男女都是一起玩游戏的。

有不少上海俗语里烙着年代的印迹，如“11路电车”，喻上下班步行者。11路电车是行驶在上海中华路、人民路上的环城车，因人两腿直立如“11”，以步代车者，故被称为或自嘲为“乘11路电车”。今天想来，当年此景是很常见的。

荐 书

《黔滇道上》



作者	李霖灿
编者	【加】李在中
出版	北京出版社
日期	2021年3月

“前半生玉龙观雪，后半生故宫读画”，这是李霖灿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李霖灿的前半生是在玉龙雪山下度过的，踏遍“纳西古王国”的山水，投身于纳西族文化，成为闻名遐迩的“么些先生”；后半生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任职数十年，专注于艺术鉴赏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长期推广中国美术史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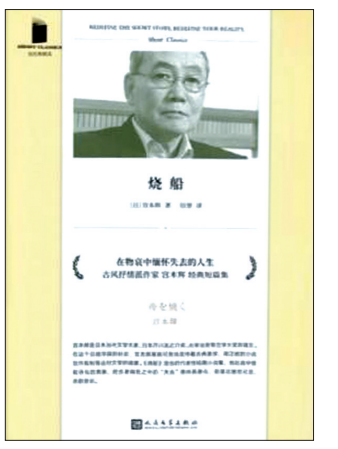
《黔滇道上》是当年李霖灿与朋友边疆艺术考察的成果，最初由《大公报》出版，历经修订重版，现在的版本更加丰富。这部作品虽然初衷是田野考察，但是它予人的观感，并不枯燥学术，反而具有一种小品文的韵致。细察其内容，实是作者用随意的文笔，松懈的体例，说些他想讲的话，记些他认为有趣或值得注意的事物：他所见的风景如丘壑陵谷、盘山公路，他所遭遇的社会处境如山民之困苦难堪，他所接触的人物如纳西妇女的装饰打扮……行文不见刻意，往往随口道来。

李霖灿等人到达昆明之后，组织了“高原社”，每日歌声嘹亮，惊动了沈从文先生，不意结成忘年之交。这个小册子也为沈从文所激赏。沈先生代序写道：“虽本书所记载多注重在景物风俗，然兴趣广博，腰腿健劲，所见所闻，自然也就特别多。如对于黔省几十个大小洞穴，便有些极美丽惊险动人的描写。对于云南，作者愿心尤宏，且思就徐霞客足迹所未达各地方一一走去，因此更有许多摘星发现，如对于点苍、鸡足、玉龙诸山风景的叙述及中甸一带僧侣组织、社会风俗，都记载得特别引人入胜。”

全书最大的价值，当然首推有关纳西族（么些）的生活、艺术、宗教等方面的描述。这部著作是李霖灿研究纳西族的开端，在往后岁月里，他长时间沉浸于玉龙雪山，即使离开后，也始终记挂着那片土地。

（推荐书友：赵青新）

《烧船》



作者	宫本辉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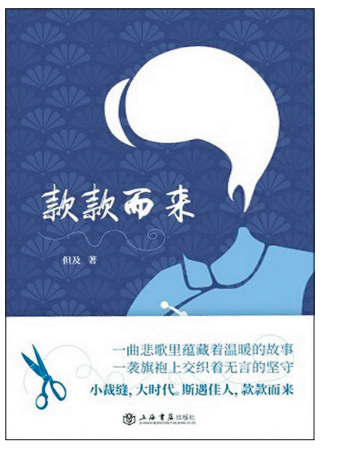
《烧船》是宫本辉的短篇小说集，共有7篇，每篇都不长，可谓短小精悍。海和水，是他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书中的《浮月》《烧船》《钓深海鱼》这三篇，都发生在海边或海上。比如《浮月》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困境，他有妻儿，母重病，情人怀孕了，他和朋友去海钓放松。《烧船》同样关注的是婚里婚外的纠缠，船的烧塌象征着各自情感的结束。

宫本辉在《后记》中说，自己的创作不易，“写一个短篇小说就像把一滴血挤出来那么辛苦”。他20年间写了36个短篇小说，不算高产。虽是呕心之作，却不能让读者看出作家的辛苦，而是要让作品浑然天成。

宫本辉的古典叙事手法，内敛美好，他对人性的深挖，如深渊中的探照。在这本书中，亲子关系是个重要主题。子女应该如何报答父母之恩？如果处理不好，就成了怨和仇。他的作品，寄托了晦暗中的乐观、贫穷中的希望。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父亲在50岁时才生下他，对他非常宠爱，只希望他健康地活着。之后家道中落，母亲开始酗酒，他非常憎恨这一点——《时雨屋的历史》中就有折射。小学阶段，他常换学校，饱受歧视和欺负。父亲带他出席很多场合，长了很多见识，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写作的灵感源泉。宫本辉的作品，关注穷人、生活不幸的人、不同寻常的人，语言风格平淡隽永。

（推荐书友：仇赤斌）

《款款而来》



作者	但及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日期	2021年4月

初读书名，浮现在脑中的是一位身着华贵旗袍的女子，摇曳着婀娜身段，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款款走来；读罢此书，方知书中女子至死方才穿上这身玲珑旗袍，而男女主人公饱经苦难的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

任何一部打动人心的生活化小说，总能在人物身上找见或明或暗的人性之光，从而唤起读者内心的情感认同，《款款而来》也不例外。甘阿龙仁慈宽容却也偶尔越轨，能沉下心几十年如一日埋头做衣，也曾在医院暴跳如雷摔凳子和病历；黄采莲一生贪慕虚荣却在晚年凄苦离世，能狠下心抛夫弃女追寻风光人生，也曾无限愧怍，自责不已；默默热情聪慧却也偶尔任性，能借诗才崭露头角，也曾在母亲多日晚归后死守家门拒其于门外……作者笔下的人物丰满又立体，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人才是真实的。”

当然，人物的真实感源自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细致体悟和为文遣句的巧妙用心。一是将真实的地名与虚构的故事相结合。月河、范蠡湖、觉海寺、瓶山……嘉兴城沉寂的地理景观因阿龙、采莲、默默、堂哥、伟嘉、红樱等一系列鲜活人物的存在而增添亮色。二是将小裁缝铺这片方寸之地与浩瀚的历史变迁相结合。从旗袍到中山装再到西装、喇叭裤，从春布坊到人民公社再到上海海派时装公司，甘阿龙手中的布料，承载的不仅是一件件贴合身形的衣服，更是一部生动细腻又恢宏磅礴的中国近代史。三是将客观叙述与个性化描写相结合。小说的全知视角对每位人物都有深切观照，使读者得以洞悉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文中偶尔闪现的俏皮之笔，又让小说语言张弛有度。

值得注意的是，《款款而来》与作家9年前的长篇小说《旗袍》的故事看似相仿却又全然不同，或可称为对同一故事的重释性叙述。

（推荐书友：陈羽茜）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